

马鞍山丰碑

■唐加福



山东淄博马鞍山 作者供图

英勇作战。他带领部分抗属和伤员守卫东峰，刘厥兰带领几个修械工人守卫西峰；参加过南昌起义、战斗经验丰富的谭克平，带领部分战士守卫南天门。

战斗打响，日伪军沿南天门天梯向上发起猛烈进攻。山上的我军军民密切配合，密集的子弹、手榴弹和石块像雨点般倾泻而下。敌军死伤惨重，被迫仓皇后撤，第一次进攻以失败告终。但日伪军并未放弃攻山，紧接着又发起了第二次、第三次进攻……危急时刻，王凤麟的警卫员赵希林挺身而出，用力将胸墙掀翻，成堆石头飞滚而下，多名敌人被当场砸死或重伤。然而，由于胸墙被毁，赵希林失去了掩体的保护，不幸中弹牺牲。就这样，在山上全体军民的英勇抗击下，日伪军的多次进攻均被击退。直到傍晚时分，敌军见久攻不下，撤回山下驻地。

夜里，四县联合办事处的董恒德和李绪臣摸黑爬上山。他们向王凤麟报告：敌军已将山下各村严密控制，道路被封锁得水泄不通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王凤麟等人彻底打消趁夜色转移的想法，更加坚定了在山上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。

翌日，日伪军加强了进攻马鞍山的力量，从博山、莱芜、张店等地调集了大

量兵力和弹药。与此同时，敌军在周边山头增设了多门大炮和多挺重机枪，增派飞机实施轰炸。大炮与飞机的轰炸声交织在一起，马鞍山上顿时硝烟弥漫，弹片如雨，工事被炸毁，房屋坍塌起火。

面对敌人疯狂的进攻，抗属们也毫不退缩，主动加入战斗。冯文秀在阵地上来回传递消息、救护伤员。冯旭臣不顾年事已高，冒着炮火搬石头、运弹药，他还以“宁可死在炮火中也不当俘虏”的铿锵誓言，鼓舞大家的士气。

战斗中，后山崖下一小队敌军架起云梯，预谋登山偷袭我军阵地。坚守在西峰的刘厥兰等人举起石块狠狠地将偷袭之敌砸了下去。中午时分，一名日军指挥官爬上山腰督战。王凤麟发现后，一枪将其击毙。气急败坏的敌人开始更加疯狂攻山。坚守在南天门的谭克平、李成式等人壮烈牺牲，此时南天门防守出现空虚。刘厥兰迅速从西峰赶来增援，硬是顶住了敌人的又一次进攻。

时近黄昏，山上的弹药、石头已经用完，人员伤亡也很严重。王凤麟多处负伤，浑身是血，仍坚持指挥战斗。眼见形势愈来愈危急，他命令通信员下山找部队报告情况。同时，王凤麟组织人

手，打算将抗属和孩子们送下山。他们把做军衣的布匹拧成绳子接起来，一头拴在树上，另一头垂到崖下。冯毅之的妻子孙玉兰背起5岁的二女儿、怀抱周岁的小女儿，抓着布绳下山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在敌人猛烈炮火轰击下，绳子断裂，大人和孩子同时坠崖。

在敌人一轮又一轮狂轰滥炸下，南天门最终失守，敌人攻入我东峰阵地。王凤麟头部中弹，倒在了血泊中。为了不当俘虏，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。冯旭臣老人将最后一块石头砸向敌人后，跳崖牺牲。战斗中腿部负重伤的冯文秀见此情形，将打光子弹的枪摔坏，也毅然跳崖，壮烈牺牲。东峰失守后，敌人随后攻向西峰。守卫在西峰的刘厥兰，面对穷凶极恶、蜂拥而至的敌人，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投出后，毅然决然地从山崖上跳了下去。其他战士在砸坏武器后，也英勇跳崖。刘厥兰和王得善等4人跳崖后，被山腰树枝挂住，幸免于难。他们沿着陡峭的石壁，忍着石缝下山，在夜色和密林的掩护下躲过了敌人的追捕。这场战斗持续了两天一夜，我指战员和抗属共有27人壮烈牺牲。

敌人付出被击毙百余人的惨重代价后，才艰难地占领了山峰。然而，他们不仅没有找到所谓的兵工厂和重要物资，更没有抓到我军指挥员，最终发现这只是一座空山。

马鞍山保卫战中，守山战士面对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，英勇战斗，无一人投降。抗属冯旭臣一家老幼6口人壮烈牺牲，书写了山东抗战篇章中悲壮的一页。1944年12月6日，我鲁中区一分区重新夺回马鞍山，这座洒满烈士鲜血的山峰又回到了人民手中。

马鞍山，这座见证军民不屈不挠、英勇抗战，承载着光辉历史记忆的抗战名山，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，巍然屹立于鲁中大地。八路军指战员、地方干部与抗属用热血与生命铸就的壮举，为这座山增添了英雄气概。2020年，这座浸润着革命先烈热热的抗战遗址，被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、遗址名录，成为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重要见证。

等待，守望

雨，渐渐沥沥
风，呜咽低回
英雄的姓名滚烫
功勋，铭刻在无垠的大地上
中华民族何以挺立
一座座烈士墓碑——
便是不屈的脊梁

冲锋号永远嘹亮

■火箭云

在大行山褶皱里的档案室
在军事地图褪色的等高线间
一把铜质军号
冶炼它的炉火记得
硝烟也记得
号身未褪的掌纹，凝固的呐喊
都记得，那个吹响军号的战士
每当冲锋的时刻
他鼓起腮帮
直把嘹亮的音符
锻造成闪亮的刺刀

抚摸博物馆中的展柜
这把沉默了八十年的军号
突然震颤着发出回声
所有远去的声音
都在这金属里排队
看啊！它坑洼的喇叭口
依然保持着呐喊的姿势
像永不闭合的嘴唇
在时光的五线谱上
永远嘹亮

不屈的脊梁

■张仁锋

炮火撕裂了土地
硝烟撞进了学堂
热血儿女
从书桌前，田垄上，工场里
决绝地，奔赴烽烟战场

故乡的风中，飘着儿时的笑语
乡亲们再也望不见熟悉的二郎
双亲的声声呼唤
如落叶，在天地间飘荡
期盼的目光穿越重峦

急行军

■郭宗忠

每一天疲敝，急行军闪过树影
那时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战友
只听到山间高低不平的脚步声
和攀登险峻岩石无声地伸给你的手
连名字都被粗壮的喘气声代替
你只有前行，跟随一个个体步
登上你要到达的峰顶

流水和鸟儿都落在了身后
行军的队伍多么雄壮
超越了山的巍峨
胜过了寒风和雪的凛冽
枪时刻在胸前
还要走更远的路
才能淬炼成为真正的战士

那些走过的路
石头一样坚毅的面容
那些传承的大爱和忠诚
激励我，永远做一名听从召唤的士兵



长征

第6510期

人在军旅

我从小随家人在南疆的部队家属院中长大。军营里的一草一木，以及边关军人的言行举止，很早就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。

70年前，外公从甘肃天水参军入伍。那时，他换上崭新的军装，挺括的立领衬得他身姿格外挺拔。出发的前一晚，他摸着黑围着老家的村子走了3圈，在村口的老槐树上刻下“保家卫国”4个字。

记忆中，外公总爱穿那套褪色的旧军装，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，手里捧着一个掉漆的搪瓷杯。外公说，搪瓷杯是参加边防斗争那年，中央慰问团赠送的。上面写有“不愧为伟大的人，不愧为伟大的军队”字样，杯身早已斑驳，杯口也卷着参差不齐的锈边，可外公总说这杯子比啥都金贵。

外公总是会在闲暇时光，给我讲起那些戍边军人的故事。1962年，阿拉山口边防站首任站长吴光胜奉命带领17名官兵，到荒无人烟的这里驻防。狂风肆虐，环境恶劣，可他们凭借“三峰骆驼一口锅、爬冰卧雪住地窝”的战斗精神，建起哨所，扎根戍边。

在外公的讲述中，那些戍边军人仿佛是一座座巍峨的界碑，静静地伫立在冰峰雪岭，扎根于人迹罕至的大漠荒原，用平凡之躯铸就崇高的精神。

外公是一位与死亡多次擦肩而过的老兵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他曾在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边防站当军医。那时交通不便，物资匮乏，他背着药箱巡诊。有一年冬天，大雪连降数日，通往哨卡的道路被积雪阻断。在高寒缺氧、补给中断的困境中，多名战士出现冻伤和严重高原反应。作为边防站唯一的军医，外公已记不得用自己的体温捂热了多少双手脚，多少次冒着危险为官兵送医送药。

一次，外公因劳累过度、体力透支，引发严重高原反应症状。当时情况危急，战友用制作的简易担架，抬着外公后送。风雪交加的山路上，官兵轮流抬着担架，在齐膝深的积雪中艰难跋涉。天黑前，外公被送到了兵站。兵站迅速安排汽车将外公转运下山治疗。

外公退休后，那个搪瓷杯更是不离身。搪瓷杯补了又补，杯底的铁锈有时会在桌布上留下褐色的印迹。外婆和妈妈几次劝他换个新的，都被拒绝了：“这是打仗时拿命换来的念想！”

2013年，外公身体渐渐衰弱。临终前，他躺在病床上，身上穿着熨烫平整的旧军装，枯瘦的手摩挲着搪瓷杯。爸爸俯在床边，听他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军装要穿端正，杯子留给你，保卫边疆不能忘……”外公颤巍巍地将那个杯子递给爸爸。爸爸紧紧握住杯子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

爸爸在部队工作30多年了，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和党史军史研究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他在参与筹建部队史馆时，时常睡在工地上，经常是一块大纸板、几张旧报纸就能对付一晚。有一次，他半夜突然感受到手指钻心地疼痛。起身开灯，看到一只乱窜的老鼠，才知道自己被老鼠咬伤了。

外公去世那年，爸爸正参与筹建新疆军区的喀喇昆仑精神主题馆。天山南北、雪域昆仑、藏北阿里……他带着团队人员风餐露宿，实地走访，采集历史照片、拍摄视频。一次临行前，他突发感冒，咳嗽得撕心裂肺，医生劝他不要冒险上山。可他知道展馆工作进度不等人。出发时，他的行李箱塞满了各种药品，每

我从边疆来

■范宇轩

到一个单位，刚放下采访本就急忙找卫生员给自己打针。高原的风又干又冷，吹得他喉咙像塞了团火。一路走下来，他的感冒不仅没好，还咳出了肺大泡，引发哮喘。爸爸常说：“高原是精神的沃土，在这里，才能真正理解军人的使命。”后来，爸爸在征得外婆和妈妈的同意后，将外公留下的那个搪瓷杯，捐献给了新疆军区的喀喇昆仑精神主题馆。

我生长在边疆，听着英雄的故事长大。那些故事也在我的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，一颗成为边疆卫士的种子。高考前，爸爸带着我到展馆看外公的搪瓷杯。灯光下，杯身锈迹斑斑。“这是外公的嘱托。”爸爸的声音有些沙哑，“当年你外公把它交给我时，我就在想，虽然自己在喀喇昆仑的雪地里摔倒过，在展馆建设的工地上流过汗，但只要看到这杯子，就知道往哪走。”

后来，我如愿考入军校。每次在战术训练中爬过泥泞陡坡，在深夜哨位上熬过湿冷寒风时，我总会想起那些前辈的故事。一次外训中，衣服被暴雨打湿，回到宿舍我久久难以入睡，突然懂了吴光胜前辈经历的“爬冰卧雪住地窝”是什么滋味。我们现在的条件已好太多，可那份在困境里顽强扎根的韧劲，不正是课堂上反复讲的“战斗精神”吗？

今年6月中旬，英雄团长祁发宝应邀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“新时代奋斗观”大讨论课，详细讲述了“卫国戍边英雄群体”的事迹。每次手握钢枪，我的脑海里都会映现他张开双臂的场景；每次战场救护训练，当我背着“伤员”在障碍场上奔跑，眼前都会闪过王焯冉把战友推向岸边的瞬间。

一个周末，我和爸爸视频通话，他说我晒黑了，也结实了。我笑着说：“您不是说‘高原是精神的沃土’吗？我们训练场就是我的‘小边关’。”挂了电话，我在作训服内侧写上陈祥榕那句话——“清澈的爱，只为中国”。这不仅仅是一句誓言，更是一份传承，一种使命。

我从边疆来，那里也是我要去的地方。边防的风，吹过外公的岁月、爸爸的青春，还要继续拂过我前行的道路。



涂妆的南迦巴瓦峰（油画）

韩光新作

记忆

在山东省淄博市淄川东南部的群山之中，有一座山因其主峰东西相连、状如马鞍而得名马鞍山。它山势峻峭，四周悬崖如削，只有一条贴着石壁开凿的石阶通往峰顶，有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之险。山下淄水环绕处，曾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兵营，扼守通往都城临淄的要道。马鞍山西侧的山顶，坐落着著名的齐长城遗址。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抗战时期，它更是沂蒙抗日根据地通向渤海区、胶东区的交通要道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1942年11月9日，气壮山河的“马鞍山保卫战”在这里打响。

1942年秋，日伪军纠集重兵，对鲁中区发动大“扫荡”。此前敌人多次围攻马鞍山均告失败。这一次，日军根据汉奸提供的情报，认为马鞍山上藏有重要物资、八路军兵工厂及指挥机关，企图借机摧毁此地八路军的生存基础。

为开展游击作战，马鞍山地区的我军主力部队遵照上级指示撤离。一些跟随部队转移行动不便的伤病员、抗属，被安排在山势险要、易守难攻的马鞍山隐蔽下来。当时隐蔽在马鞍山的抗属包括益（都）临（胸）淄（川）博（山）四县联合办事处主任冯毅之的父亲冯旭臣、妹妹冯文秀、妻子孙玉兰及3个未成年的子女。因战斗负伤而锯掉右腿的八路军山东纵队1旅2团副团长王凤麟，为不拖累部队转移，也主动请求来到马鞍山暂住疗伤。

面对来势汹汹的攻山敌人，王凤麟担负起了作战指挥任务。山上原有一个班的战士，鲁中区党委组织科长李成式、鲁中区行署民政处副处长谭克平、“爆破英雄”刘厥兰等也相继上山。加上原有的伤病员、抗属和修械工人等，此时马鞍山上的战斗员共有30多人。

11月9日清晨，日伪军在飞机、大炮、重机枪的掩护下，向山上发起攻击。王凤麟利用山上的险要地形，巧妙部署，形成立体交叉火力网，指挥人员

马迹塘的思念

■杨海斌

感念

刘汉林临终前握着儿子的手，浑浊的目光穿过老屋斑驳的窗棂，投向屋后的伍家仑山头。那里，300多名烈士静静长眠。

1949年8月3日清晨，马迹塘阻击战枪炮声打破了山林的寂静。31岁的刘汉林作为向导，引导解放军某部第440团尖刀连向伍家仑山腰进发。突然，敌军的炮火袭来，炮弹呼啸着划破长空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炊事班战士李茂才猛地冲出，将刘汉林扑倒在地。弹片横飞，李茂才的后背瞬间血肉模糊，但他严严实实地护住刘汉林，直至炮火停歇。

战斗结束后，尖刀连张连长紧紧握住刘汉林的手，将半袋蚕豆送给他。蚕豆带着体温，沉甸甸地压在刘汉林的手上。“老李，这是李茂才攒下的十来斤蚕豆，本想留着给伤员熬粥。可眼下我们要追击敌军，这山里还躺着300多个兄弟……求你帮忙照看他们的坟头，别让英雄成了孤魂！”刘汉林接过布袋，看到上面缝着“炊事班李”4个字。那一刻，布袋仿佛装着一份沉甸甸的重托，压在他心头。

这段历史，是刘汉林的儿子刘炳贤讲述给我的。刘炳贤从小就听父亲讲述马迹塘阻击战的故事，家乡那片浸染着英雄鲜血的土地，始终占据着他心中的一片天地。父亲临终前的嘱托，如同刻在他心灵深处的印记，让他“为英雄立传，为烈士立言”的信念愈发坚定。

2006年，刘炳贤开始断断续续地收集整理马迹塘阻击战的史料。2014年退休后，他全身心投入追寻、守护英雄的事业中。他北上东北，南下福建和云南，寻访烈士的生前行迹，收集散落的文物，只为让那段被尘封的历史重见天日。

在福建省三明市档案馆，刘炳贤小心翼翼地翻开一本牛皮封面的战地日